

伊薇生日,老大姐了,美国那边几个朋友都去纽约给她祝寿,我缺席,路远,搭长途飞机来回飞真累,她说她受过这个罪,可怕。我寄了一块乾隆白玉大吉牌祝她吉祥如意。伊薇收到了很快回礼,寄来一块小玉佩,只雕花边不雕字,叫平安无事佩,说是要我随身佩带无灾无祸,也是乾隆工。大吉牌是小小葫芦形的牌子,浮雕大古二字,几十年前古玩店里常见,很好玩,不贵,看到玉质雕工精良的我们都收,大半是乾隆晚期雕制,是最流行的宫廷艺术品。伊薇说她旧藏白玉大吉牌都不在了,有些卖了,有些送人,忽然收到我寄去的这一块恍如故人相逢,欣然无恙。平安无事小玉佩向来不多,我收过一两件,忘了藏到哪个匣子里,真是久违了。光阴荏苒,相识那年我们都年轻,伊薇美极了,一张脸精致如画,浓发栗色,微带金光,听说外婆有一点点英国血统。姓李,英文名字 Yvette 是母



在秋高气爽、阳光灿烂的九月,我驱车百余里来到了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吕本道小镇。2012 年的勃兰登堡州的州节正在这里举行。

吕本道不大,但是经济、历史地位很高。这里土壤肥沃,物产丰富,是德国有名的水果之乡。从一排排直径有七八十厘米的菩提树树干看,小镇至少有几八百年的历史。东道主介绍说,历史上有许多皇帝来小镇住过。我们边走边看,既有播种机,还有收割机。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采

在德国看腌菜

邓伟志

黄瓜的机器,人趴在机器的斜板上,用两只手摘黄瓜,摘了就随便往身边扔,任意往身后放,黄瓜会自然地进入机器的兜里,整整齐齐排好。忽然间看到路旁有直升飞机出售,深感古镇在现代化。可是,当我走到腌卷心菜的机器旁时来了个惊喜。喜的是他们把几十个卷心菜传送到机器上,立即化为碎片,进入一个大缸里。惊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丽女郎正赤脚站大缸里踏菜片。

这使我想起 1959 年初,我大三那年,全系师生在嘉定县马陆公社邓家桥劳动的情景。那里的腌菜方式同 2012 年的吕本道一样,也是由一个人站在大菜缸里用脚踏的。缸里有盐、五香粉等作料,对脚有腐蚀,谁愿意赤脚去踏呢?无奈只好让队里的弱智阿毛去踏。阿毛很乐意,他一下到缸里就露出轻松的笑容。可是,阿毛的脚有多脏我们是知道的。因此,自那以后,不能吃腌菜就不吃,一旦吃了就会想起“阿毛的臭脚”。人老容易怀旧,十几年前重返故地,昔日的邓家桥荡然无存,那里已成五星度假村。

不料,半个多世纪以后,却在发达的西欧重演了这落后的脚踏腌菜工艺。进化啊!无不伴随着退化。先进啊!先进中无不有落后。不分东半球西半球都一样,人对己的评价都不可绝对化,要学会分析。“分析好,大有益”!

亲取的,父亲依音取了伊薇这个清丽的中文名。他们家在南洋开金饰珠宝店,老字号。我在万隆母校的陈老师跟李家是世交,收伊薇做干女儿,六十年代尾伊薇来香港玩,陈老师来信嘱我照应,说她婚

伊薇

董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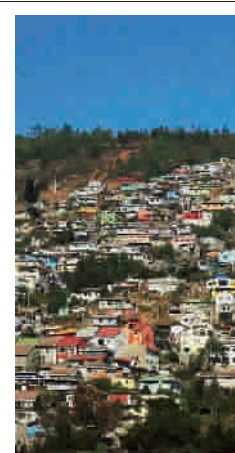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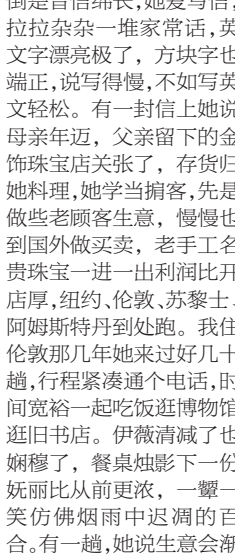
姻破裂,很想出去走走,香港近,来去方便,家里放心。我多年前在陈老师家里见过她,启德机场接机一眼认出来了。她那趟住花园道梅夫人妇女会所,说是香港一位英国人林赛太太替她订的。办了登记她上楼梳洗,我在楼下咖啡厅喝咖啡等她。会所那幢老房子跟现在一样,里头布置变化似乎也不大,英国风味浓得很。灯饰古典,家具古典,墙上图画墙角盆栽也像伦敦老旅馆。落地长窗映着窗外后园缤纷的花木。露天几套咖啡座都罩着帆布太阳伞。是午后,大厅偏厅静得很,疏疏落落坐着几个下午茶客,有的悄声聊天,有的看书看报。邻座美国老太太翻完两本书脱下老花眼镜忍不住向我点头微笑说:“这儿图书室英文书又多又好,没想到,你去看看!”我一眼瞥见她手上拿的是福斯特的《霍华德别业》,咖啡桌上那本好像是马洛的《浮士德》诗剧,没好意思瞄清楚。我们交谈片刻伊薇下来了,绾起头发,浅紫毛衣,铁灰窄裙,高挑,

好看。胸前晃晃荡荡吊着一块玉雕莲蓬,雪白的羊脂,不大,雕工精极了。她说老家找出父亲旧藏斗方送给我,画铜香炉,还题了诗。我打开一看是扬州一怪边寿民博古精品,录邵康节的《烧香诗》:“每日清

晨一炷香。谢天谢地谢三光。但祈处处田禾熟。惟愿人人寿命长。朝有贤臣扶社稷。家无逆子恼爹娘。四方平定干戈息。我纵贫些也不妨。”邵康节是邵雍,北宋哲学家,字尧夫,谥康节,授官不赴,隐居百源,后到洛阳从司马光、吕公着游,倡导宇宙太极说,深信历史退化论。早岁谢小谢老师常说邵康节文字素白,韵语平易,这首《烧香诗》我小时候练字抄过好多次。边寿民字颐公,号渐僧,江苏人,泼墨法画芦雁出名,工笔博古也拿手,落笔潇洒,飞鸣宿食都见神趣,山水花卉更飘逸,工书法,居所苇间书屋名流路过爱造访,雍乾年间画名盛隆。伊薇说她父亲生前只爱收藏文玩字画,老家阁楼上还多得很,她母亲有空搬出来透透风晒晒太阳,亲戚朋友看到喜欢的母亲都送了,跟父亲一样慷慨。高古玉器她父亲倒宝爱得不得了,谁都动不得,晚年捐了一百多件给大学美术馆。“我从小会看古玉,新石器时代我最着迷,夏商周也猜得出,接下来春秋繁复,秦汉细疏,唐宋密美,明清清精,全晓得!”伊薇说。那几天我陪伊薇和林赛太太逛遍香港古董店,明清白玉她买了一些。高古的她偏爱春秋,说纹饰讲究,品相典丽,比战国秦汉精致多了。她说一九五八年她去新加坡,有个英国老先生是她父亲的朋友,珍藏许多古玉,一件春秋璆子最迷人,求了好几天都不肯相让,钱别家宴上老先生要伊薇拉一曲小提琴,拉完老先生老眼泛泪,搂着她,说,你半价归你了。林赛太太好奇,问伊薇她拉的是哪一首曲子?“An Affair to Remember,”伊薇说。“老先生年轻的时候一定更像 Cary Grant,说是他太太生前喜欢这首歌,病中天天播唱片听几

客人,上海的、香港的、台湾的,一批接一批地来,每批都是坐一会儿就走。老先生喜欢热闹,就不让人家走,说我们家今天有好菜,都留下来吃饭吧。阿姨很着急,因为家里只有一个锅蹄膀,一个素菜,但老先生不管,每个人都给留下来了,我记得至少有十来个人。快到中午的时候,王汝刚来了,阿姨赶紧请王汝刚帮忙,出去买了二十还是三十个包子。上菜的时候,就一锅蹄膀,一盘素菜,几十个包子,客人们看得面面相觑,但都很给力,把那一锅蹄膀全部干完了。第二位老画家是唐云先生。唐先生在家吃饭,有两样家伙是必备的:一样是威士忌,另

次,难怪他那么感动!”林赛太太笑伊薇一定是事先知道这段往事才故意拉这首曲子。伊薇发誓她不知道:“因为我只会拉这首歌!”那部影片我们这代人都迷过,一九五七年拍摄,Deborah Kerr 一身韵致,演得真好。那年我十五岁,每个周末看两套电影,国语片也看,书房卧室电影杂志堆得青山那么高,墙上挂满中外女明星照片,好听的电影主题曲听两三遍都会弹,大人骂我浪费光阴,我心想人生只有一个十五岁,吵什么!林赛太太跟伊薇同龄,清瘦秀雅,很和气。林赛先生是会计师,高高挺挺的旧派英国绅士,收藏中国古铜器,宣德炉好几十件,看了伊薇送我的边寿民博古画很想要一幅,我带他到雪厂街集古斋试试,真的买到一幅扇页,高兴极了。伊薇走了,我们偶有交往,我去英国不久林赛一家迁居孟买,从此没了消息。伊薇倒是音信绵长,她爱写信,拉拉杂杂一堆家常话,英文字漂亮极了,方块字也端正,写得慢,不如写英文轻松。有一封信上她说母亲年迈,父亲留下的金饰珠宝店关张了,存货归她料理,她学当摘客,先是做些老顾客生意,慢慢也到国外做买卖,老手工名贵珠宝一进一出利润比开店厚,纽约、伦敦、苏黎士、阿姆斯特丹到处跑。我住伦敦那几年她来过好几趟,行程紧凑通个电话,时间宽裕一起吃饭逛博物馆逛旧书店。伊薇清减了也娴穆了,餐桌烛影下一份妖丽比从前更浓,一颦一笑仿佛烟雨中迟凋的百合。有一趟,她说生意会渐



▲ 满山遍野的五颜六色的建筑在夕阳里斑斓而绚丽 刘 沙摄

一样就是红烧肉,而且是特别肥的那种。我很喜欢唐先生的画,他问过我:你想要我的画吧?我说想的啊。他说:那你得陪我喝老酒,吃点肉。看我的体型,很多

在三位老先生家吃过的三种肉

曹可凡

人都会误以为我有多么喜欢吃红烧肉,当然我并不排斥,但并不怎么爱吃。当天在唐先生家吃饭,他给我端了一大碗饭,然后咣当给我夹了两大块特别肥的红烧肉。我勉强给吃了下去,那一碗饭我一个米粒都没敢剩下。吃完了肉,他说还不行,我又陪他喝了一杯威士忌。我这人本来就不胜酒力,再加上那两大块肥肉,回



渐少做些,南洋红十字会义务工作会做得更忙,穷乡僻壤开展医疗设施她出钱出力满心充实:“总该付点爱心做点事情,”她说,“未必全是信念的驱策,也许只是良知的安顿。”那天素菜馆吃完饭我陪她散步回旅馆,星空寥落,灯火无语,晚春伦敦的静夜飘着寒意,伊薇说前几年她读完美国生物学家蕊秋·卡森那本《寂静的春天》悲怆交集:“我知道我不再年轻了,该做些过去没做的事了,只为人人,不为自己。”此后多年她跟着几组医疗队跑遍热带荒山野乡,和我们好几个共同朋友都按期汇款支持善举。又过了许多年,母亲百岁病逝,伊薇身子也不如从前硬朗,大半时日都在纽约,住在她父亲早年买下的公寓套房。依然念旧,依然细心,依然写长长的信。去年生辰她一大早来电话说花了三个晚上整理两大箱子高古玉器,说好整批拍卖,收入分捐两个慈善机关:“新加坡英国老先生相让的那件春秋璆子我留着,”她说。“毕竟是很很很美的一段记忆,一辈子难得碰上几回。”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伊薇寄来一部《中国古代玉器》,一九七五年哈佛大学博物馆举办中国古玉展的著录:“送给你,”书中夹着一张花卉卡片说,“记挂我们一起挑选古玉的六十年代。”手有点抖索,一笔英文字骤然迟暮了:岁月薄幸,故入深情。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凉爽的黄昏,形状秀气的年轻桂花树散发着香甜的气味,十月到了,晚风已是凉的了。想起小时候的有一年,穿了针织的毛背心,独自在院子里玩,也是面对一棵年轻的小树,我 14 岁的时候吧。是母亲给我买的新毛背心。树叶在风里沙沙地响着,也已经不是夏天时那种湿润的声音了。岁月原来就是这样过去的。

温暖的大太阳,美国小说里说的 INDIAN SUMMER 就是形容这样的天气,中国人叫这是十月小阳春吧。温暖的风,浅蓝色充满水汽的温柔蓝天,还有从阴雨中出来的明亮阳光,小孩子玩着滑板,发出欢乐的叫声。让人觉得这一切来得不容易,却又顺从安宁,并不挣扎。平静的周日下午,被这样的天气安抚了,心中平静。

从智利的比尼亚驱车抵达瓦尔帕莱索时,已经是黄昏时分了。我站在迤力诺山的山顶上,面向已经变成了金色的大海,等着日落。而此刻,满山遍野的五颜六色的建筑在夕阳里已经如火焰般燃烧了起来,斑斓而绚丽……

瓦尔帕莱索原来只是西太平洋边的一个小渔村,1536 年西班牙探险家萨维特拉发现了这个印第安人的居住地。由于渔村依山傍水风光无限,萨维特拉便给这里起了瓦尔帕莱索这个地名,西班牙语便是“天堂”的意思。

随着 18 世纪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和智利铜矿的开采,世界各地无数的冒险家和拓荒者纷纷涌向美洲,而瓦尔帕莱索又是所有绕行美洲的船只必须停靠的一个补给港,所以瓦尔帕莱索也迅速地发展了起来……

当年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陶金者在停靠瓦尔帕莱索时,意外地发现这个小渔村竟然如此的美丽,于是他们当中便有人留在了瓦尔帕莱索。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,这些移民便为瓦尔帕莱索建起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房子。

瓦尔帕莱索老城几乎没有平地,山脉直接连着大海。所以瓦尔帕莱索的建筑全都是依山而建。因为地势陡峭曲折蜿蜒,山上每一户人家的屋顶几乎与他们邻居家的地基持平。还有的房子虽然建有五层甚至六层,但每一层都直接与地相连,这样的房子即不是一层叠一层的楼房,也不是一间挨一间的平房,而是几间房全都顺着地势呈 45 度角倾斜连接,站在海边仰头遥望瓦尔帕莱索,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子全都是从海边最低处

开始,一层接一层沿着山坡往山上蔓延。聂鲁达在一首题为《故乡》的诗中,形容瓦尔帕莱索是“一座向天上凹陷的城市”。

淘金者们在码头上干油漆活,为停靠的船舶油漆甲板 and 船舷。用不完的油漆便被他们拿回家刷房子,渐渐的,这些风格各异的房子都被主人们用油漆涂得色彩斑斓起来。尤其是黄昏时分,由于山上所有的建筑全都是面向西面,所以每一栋房子全都沉浸在夕阳里,远远望去整座山就如同是一幅画。

瓦尔帕莱索的祖先不会想到,他们当年为了居住而建起的这些风格各异的房子,很多年以后竟然会成为著名的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。

小。其实腊肉的烹饪方法很简单,就切成片,蒸一下,但我真是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腊肉。我们后来去他北京的家里吃饭也是这样,他北京的家里也有腊肉这道保留菜。在湘西,他每天陪我们玩各个景点,我们劝他不用陪,他淡淡地说:我走得动就陪你们走走,也许下次就走不动了呢。他很内敛,喜怒哀乐不太溢于言表,但这就是他的表达方式。

在三位老先生家,吃过这样三种不同的肉,尤其令我怀念的,是食物背后人情、友情,以及那代老先生身上的共同特点:真诚、率性、仁义。

明请读一篇《做饭这回事》。

印第安人的童话瓦尔帕莱索

刘 沙

游历影像

满山遍野的五颜六色的建筑在夕阳里斑斓而绚丽 刘 沙摄